

及者衆譬猶雷霆之轟烈豈與蚯蚓鬪其聲哉不必妄生狐疑自致猜忌果不服招撫吾當請敕詣王取其田地復其人民則王之賢德由此而益彰爾輩之罪逆由此而深重各悛乃心毋貽後悔歸爾鄉復爾業無陷外夷之風宜爾室樂爾家共享中華之治

廣鹽課議

張應宿

知州

昔漢之七國吳以煮海獨富強名山大川總爲利藪欽廉之境瀕海者半而欽州之海濱

曾無一竈煮鹽且州境西與北接壤西粵其
食鹽靡不仰給于廉其鹽船靡不取道於欽
查得郡之鹽商其子母之貲僅以十計卽百
金者尠于長蘆淮揚擅貲鉅萬者天淵也而
視長蘆淮揚者利更饒更速不兩月可子母
全收不必遠募商而中鹽者可輻輳獨其額
課歸公家者什一而旁落者什五費用之孔
多侵漁之手衆充邊餉者幾何而入私橐者
盈溢蓋瘠下而上不肥天地自然之利國家

竟不得盡賴其用也竊謂合浦之白皮等處
瀕海欽亦瀕海邊海卽可產鹽欽亦何獨不
可產鹽計民力農隙儘多暇時計道里商運
更爲便益若無論其是否土著是否竈丁令
得沿海增竈儘力烹煮山野多薪不必如浙
之計丁分草場也閩廣多商不必如淮揚長
蘆盡大商巨賈也隨到隨中隨掣隨放不必
淹滯停畱費時曠日也若然則斥鹵可盡爲
桑田而課額足仰裨軍餉以欽之利供欽之

費以欵之餉餉欵之兵不加賦而可加兵固足術也不特此今鹽商自郡而至欵例先輸課于府旋又輸于州以額外夾帶者多而懼盤問又私輸于長墩司經幾多胥吏費幾多需索守幾多時日故官課一而私課三總之課也總之充餉也何不併歸一處照條鞭一體投櫃可省加耗之半應解者解應支銷者支銷在州猶在府也誠使裝載于斯投納于斯秤掣于斯不踰日隨可放行便商者多矣

若此則於舊額之外量增以益餉彼亦樂從也所裨於國家經費豈淺鮮哉言利不稱善政然不病民不病商第於公私上下間塞旁漏之孔而裒多益寡無亦彼此兩利乎舍鹽與屯而欲求加兵加餉是道旁之築舍終爲說鈴畫餅而已此必不得之數也

撫剿趙狼議

李五美

看得逆狼趙永烈小醜匪茹闖入內地本院道神武不殺曲予生機卑職於五月二十二

日奉檄往撫遂使懷我好音還我把總煩銃
母黃氏陳情待罪則撫之說可藉手報上矣
然退舍聽命徒具空文擄婦掠村仍行刦事
卑職終不敢信爲可撫也猛獸弭耳意在得
肉逆狼卑詞意在畀地土田旣畀根蒂漸深
蠶食鴟張不奪不饜職恐數年之後四崗之
民不爲肉而供其俎必爲魚而斃于淵語曰
養癰必潰養虎必噬又曰兩葉不剪將尋斧
柯逆狼之謂也且逆狼亦豈有險阻可憑應

援可倚足以難吾哉五畝之窠男婦雜處計
不過五六百人止耳任戈已寡待哺已繁叢
茅疊竈順風燎枯可焚而走西糴旣絕村掠
亦窮可饑而走營兵尙勇益以外徵倍則攻
之四則圍之可破而走我種種皆足以制逆
死命而今恐未必然者何因其巴來一出而
能擒把總戍隊長奪煩銃也夫巴來剗營之
役守備雖指授各把惟謹各把悠悠忽忽棄
未飯之卒未藥之銃踉蹌以往逆狼望見繼

出五六人迎敵而各把哨棄甲曳兵矣鄭把
總及一隊長幸後殿隊長戕死鄭總創重被
擒發煩鳥銃遺於地直拾之耳豈逆狼能哉
迨總擒且羈而我兵曰總自投非戰之罪逆
狼因亦曰總自投非擒之罪如是而爲兵寡
者咎耶非兵寡者咎耶卑職非敢謂請兵爲
必可已也但以爲宜先求我兵之用而後可
徐議外兵之徵試問我兵有知金鼓旌旗爲
何用者乎坐作進退爲何法者乎有甲不朽

戈不鈍者乎呼之不前走則恐後昔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今且以百步笑五十步矣何也後至反顧之誅不行而奔北敗軍之恥盡喪也興言及此雖韓白將百萬何益於事爲今之計似宜嚴責守將予以令旗使之日日訓練如古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之法而又嚴刑以威之堅甲利械以衛之衛周則膽壯威立則令行以此治兵少少旣精以此請兵多多益善蓋平居有投石超距之能遇

敵無自風聲鶴唳之恐而後逆狼之死命可
立制也不寧惟是時聞莫黎交構震鄰可虞
藉此整頓一番旣已永杜逆狼後患抑足豫
消意外彝心四尚之士若民可長爲封疆有
卑職爲此除買穀運米委候缺倉巡更替轉
輸尚勇民兵委聽用總哨教習訓練外如芻
議可採伏乞嚴檄守備把總一體遵行覈報
功實毋使虛度居諸優游養寇受潰噬之傷
煩柯斧之用地方幸甚至于揀選將官憲臺